



本书记叙一九〇〇年慈禧太后
逃难西安的经过

近代文史资料

吴永口述

庚子西狩 叢談

岳麓书社

6.706

0

吴永 口述 刘治襄 记 鄢琨 标点

庚子西狩丛谈

岳麓书社



近世文史资料

1855

庚子西狩丛谈

吴永述 刘治襄 记

鄢琨 标点

责任编辑：张志治

封面设计：许康铭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00,000 印张：5.125 印数：1——150,000

统一书号：11285·34 定价：0.76元

出版说明

《庚子西狩丛谈》，是一部记述一九〇〇年（光绪二十六年庚子）八国联军陷北京、慈禧太后偕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等情形的见闻实录，由吴永口述，璧园居士（刘治襄）笔记成书。

吴永字渔川，浙江吴兴人，为曾国藩孙女婿。庚子那年，他正好在直隶怀来（今河北怀来县）当知县。慈禧等一行逃出北京，第一站就到了怀来。吴永此时正处于义和团的包围之中，但仍能克尽职责，出城迎驾，服侍恭谨有加，因而深得慈禧宠信，被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，随扈西行，日夕召对，一时成为这个流亡政府中的显赫人物。故他得以接触当时的许多事件，深知内情。

本书共分五卷：首卷记述义和团的兴起，迄至北京沦陷，两宫出逃。二卷自述在怀来禁阻义和团的经过。三卷叙述怀来迎驾，随从至太原。四、五两卷记叙慈禧由西安回京。行至开封，奉命赴广东雷琼道新任。璧园居士在本书序言里说：丛谈“除叙述犖路行程外，其间多记政变要闻，宫廷记注，

与当时内外大臣、巨珰贵胄之语言风概。旁牵侧引，波涵云诡，可叹可愕，可歌可泣，可以抚膺扼腕，击案浮白。”读者自可以此验证之。不过，吴永是清朝的官吏，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很鲜明的。其对义和团的攻击污蔑，可谓不遗余力。本书社辑印近世文史资料，以供参考研究为目的，故于原文未作任何改削，希读者明鉴。

一九五〇年由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第九种《义和团》，选辑了有关义和团的史料四十八种，《庚子西狩丛谈》就是其中的一种。翦伯赞在《义和团书目解题》一文中评介本书“为纪述‘西巡’诸书中最佳之著作”。据吴永年谱载：本书出版后，曾被译成英、德、日诸国文字，“中外推崇，视为信史”。

本书于一九二八年由北京广华书局铅印刊行，原作四卷。一九四三年又有上海道德书局刊行本，将第四卷分为两卷，并附有吴永年谱。现据以标点，重新出版。

序

庚子京畿拳祸，其始由于二三愚妄大臣，逢迎亲贵，以攘除夷患为名，将欲撼动神器，徼非常之荣利。遂致乘輿播迁，生灵涂炭，款议屈就，岁币无厌。辛壬以还，国谋颠覆，民困财殫，百度隳紊。纪纲坐是不振，阴阴如日将昏。驯至宗社为墟，版宇分裂，夫岂俭人所及料哉！夫祸变之来，每相缘藉；是以风旋而上升，水激则弥悍。向若戊戌无变政之举，则孝钦无猜忌于德宗矣。宫廷雍睦，则扶清灭洋之谬说何自而生？拳匪不敢猖狂，夷兵无由犯关矣。辛丑和约，创巨痛深。乃锐意变法，空言立宪，权倖开货赂之门，疆吏失驭兵之柄，群小并进，天下骚然。假使当轴得人，推贤任能，修明庶政，则上下相维，犹可为理，国祚虽衰，其亡也未必如是之速矣。是故非意之意，常为事之基胎。呜呼，岂非天哉！

余宰怀来之三年，当拳民萌动之初，余痛治之，境内晏然。无何，邻封拳众数千，阑入县境，设立坛场，声言报复，强余至坛所，厉声诘问，几罹锋刃。自此红巾满城，生杀任

意，陵轹官长，鱼肉乡民，岌岌不可终日。如是者几两阅月。及夷兵陷京师，两宫微服出走，间关道途，昼餐无糗糒，夕休无床榻，饥寒羸瘁，有平民所不堪者，况万乘之尊乎？车驾猝至，百官云从。余于凌遽之顷，设备行宫，供亿百司食物，纷纭劳悴，仅乃集事。以豆粥麦饭之微劳，邀慈圣特达之知，眷遇优渥，寝将大用。顾为当路所嫉，官不过一道，宁非命耶？

余之陪随銮辂也，往往不次召对，每陈民间疾苦及闻闾凋敝情状，慈圣辄为嗟叹。因谕执政以为闻所未闻。执政某公责余非所宜言，不当入告。余之触忌，此为尤甚。昔韩退之擢监察御史，上疏言事，贬山阳令。其实所论亦一时常事，而遽得罪者，盖疏中有云：“此皆群臣之所未言、陛下之所未知。”故执政者恶之，遂遭贬谪。以今拟古，有同慨已。

兰溪刘治襄先生，吾浙知名士也。记问浩博有识，略知天下大计。壬寅领乡荐联捷，成进士，入词垣，有声朝列。余久钦其才望，以未获一见为恨。己未之秋，于役济南，晤于省廨。甫接袵，即询余西狩事。语未竟，会有他客至，寻复散去。越八年，余为济宁总按辟入枢幕，与先生共几席。重申前问，余为缕述颠末。先生与同僚听之，或喜或忿，诧为创闻。余意一席之谈，不过具述当时事实而已。久之，先生出一编示余，署曰《庚子西狩丛谈》，则已哀然成集。于拳乱之始末，行在之起居，仕途鬼蜮之情，政事得失之故，详征博载，巨细靡遗。笔致纵横，词采磊落，事皆翔实，庶可传信。先生记忆强密，精力磅礴，即此可见。

余衰老无能，日即颓丧，前尘已淡焉若忘。今得先生椽笔纪述，觉芜萋情事，宛在目前，不禁感慨激昂，意兴飞动，先生其海上之成连乎？

后之览者，毋徒矜佚事逸闻，即作当时信史读之，无可也。丛谈云乎哉！

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春三月，吴兴吴永书于宣南。

庚子西狩丛谈序

庚子之役，国家以乱民肇衅，外国连衡而入京师。两宫微服出狩，行二日，至榆林堡。怀来县知县吴永具衣冠恭迓于道旁。于是帝后始得进饘粥，备供帐。当是时，吴公之名闻天下。既而太后嘉其行谊，命开缺以知府随扈督办行在粮台。日夕召见，赳赳且大用，众以封圻台辅目公矣。而公伉直自将，不肯骯髒随俗，以故枢要多不悦公，遂以道员外放。然太后终契其贤，遇两司缺出，未尝不忆及公；每入都召对，未尝不移晷也。既而两宫相继殂谢，国祚亦潜移。谈者偶及往事，殆如隔世矣。丁卯之秋，余与公相遇客邸。有以前事询者，公为述其大略，乃与外间所传迥异。同坐刘治襄先生，瑰奇人也，因就公所述，草具其事，立成数万言。先生夙雄于文，敷陈演绎，剴切周详，睹者皆悚然色动。盖庚子之祸，为前古之所未有，不独关有清一代之兴亡，抑中外交通之一大变也。而事经一世，纪载阙如，后生小子，几莫有知其详者。吴公身在宫廷，亲述其所经历，又得先生雄快之笔记而传之，洵足备当世史家之要删矣。

庄生云：“旧国旧都，望之畅然。”虽丘陵草木之缙入之者，十九犹之畅然，况见见闻闻者邪？今海桑迭变，城郭犹是，人民已非，盖不仅丘陵草木缙焉而已。而二公从钟虞迁移之后，追述其生平闻见之详，有不胜其凄然魂断者。虽异代读之，犹将感怆歔歔惻惻而不能已，而况吾侪之目击其事者乎！

然拳匪虽陋，尚知愤外侮之侵迫，同心以卫国家，特苦其智不足耳。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，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，犹为未可厚非也。二公于此，其亦有同慨乎？

戊辰三月，桐城吴闾生谨序。

璧园居士自序

本编所载，系因前清庚子义和拳之变，两宫避地西狩，吾友吴君渔川自在怀来迎驾，随扈往返，尝为详述其身历目击之情事，而予偶为之属笔者也。全书近七万馀言，以篇幅太冗，厘为五卷。第一卷，自义和拳发难，迄于两宫出狩；第二卷，则渔川先生在怀来禁遏拳教，与后来所受之种种险厄；第三卷，自两宫驾抵怀来，沿途扈从，至于太原驻蹕；第四卷及第五卷，则自西安起程回銮，至黄河南岸登舟北渡为止。除叙述辇路行程外，其间多有政变要闻，宫廷记注，与当时内外大臣、巨珰贵胄之语言风概。旁牵侧引，波谲云诡，可叹可愕，可歌可泣，可以抚膺扼腕，击案浮白。其一切称谓体式，均沿当日口吻，从史例也。惟渔川曾因公私事项，两离行在，归途复由河南迤赴粤中新任，故途中事实，未能按日衔接。然庚子一役，蒙国大耻，事变后先之迹，亦略可睹矣。暇中更将关系此次遗闻轶事，就传说亲切与他书所记载者，探赜索隐，拉杂补著，别成附录两卷，用资印证。

嗟乎！黄冠朝士，几人省说开元；白发宫娥，何处更谈天宝。况乃铜驼棘里，王气全消；白雁霜前，秋风已改。金轮圣母，空留外传于人间；宝玦王孙，莫问当年之隆准。昔之红羊换劫，青犊兴妖；六国叩关，双旌下殿。胡天胡帝，牵母牵儿，牛车夜走于北邙，鰕卵晨探于废屋。蜀道青天，呼癸庚而不应；长安红日，指戊己以为屯。回听内苑虾蟆，六更已断；极目南飞鸟鹄，三匝何依。谁实为之，吁其酷矣！天为唐室生李晟，上付禁军于马燧。灵武收兵，百官稍集；兴元置府，十道粗通。蜡诏星驰，海内识乘輿所在；餽舟鳞萃，人心以匡复相期。无如敝汉谋深，吞胡气怯，鼉惟式怒，螳不当车。江左画疆，首主和戎之议；汾阳单骑，未收却敌之功。卒要城下以输盟，遂据榻旁而鼾睡。从此燕云，时时牧马；可怜庐壑，岁岁填金。迢迢百二河山，鸡鸣西度；侥幸八千子弟，狼跋东归。一局棋输，九州错铸。黄花明日，青史前朝，俱成过眼之烟云，孰洗沉沙之铁戟？

渔川以关门之令尹，作参乘之中郎，紫气未瞻，彩符忽降；见舜容于墙上，遇尧母于门中。忍看憔悴终袍，一寒至此；况说煎熬馁腹，半菽无沾。是主忧臣辱之时，正捐顶糜身之会，敢忘鼃橐，以负诗书？太华山低，暂踏三峰而捧日；仙人掌小，拚擎一柱以承天。遂乃拥雪除宫，解衣献曝，典衾具饌，剡荐供刍。辛苦一瓿豆粥，亲进璇帙；间关万里芒鞋，远随金勒。朕不识真卿，乃能如是；众共称裴冕，故出名家。特加置顿之崇衔，命傅属车于近列。爰自横海澄波，回天起驿，登封礼岳，浮洛观图。歌凤翽以从游，赋鹿鸣而

赐宴。长信宫前，千官献寿；望仙楼下，万姓呼嵩。渔川有役皆随，无班不缀。前席敷言，常呼裴监；书屏问状，必引萧生。筐颂相属于庭阶，簪笏不离于左右。凡一路之行行止止，经年之见见闻闻，往日冲埃，霜凄月黯，来时飞盖，云会风从；他若御史呈身，将军负腹，尚以由窠，学士簸钱；以及鸡虫得失之场，冰炭炎凉之感，覆雨翻云之世态，含沙射影之机牙，并珠记心头，丹留枕底。鸿爪之余痕仿佛，印雪长存；蚕丝之积绪缠绵，逢人偶吐。听罢一回书说，抵将十曲词弹。

昔年历下亭边，萍因偶合；今岁晚晴蓂畔，花落相逢。便回西陆之余光，重续南柯之旧梦。且收谈屑，聊缀丛麻，写黍离麦秀之遗音，作瓜架豆棚之闲话。君慕介子推之雅节，将隐矣焉用文之；我如王定保之摭言，不贤者识其小者。

时中华民国十有六年十月上浣，甓园居士自叙于京师宣内寓庐。

卷 一

前清庚子拳匪之难，八国联军入京师，两宫西狩。于时，同乡吴兴吴君渔川方任直隶怀来县事，以仓猝迎辟，不误供应，大为两宫所激赏，由知县超擢府道，恩眷优渥。京外啧啧，称一时佳话。上海各戏馆至特为编演新剧以轰动社会，观者填隘。予亦曾一往寓目。陈设布景颇新丽，而剧中情节殊弗类，科白鄙俚，全是三家村礼数。满村听唱蔡中郎，此固不足深究。然默揣当日吴君以荒城僻邑，倏然坐困，无端而空中霹雳，忽报皇太后驾到、皇上驾到，王公宰相，陆续俱到，此真梦想不到之事。巷中遇主，亦喜亦惧，定别有一番情景。惜不获与局中人把臂晤谈，一询真况也。

民国八载，予佐山东省幕。渔川方任胶东道尹，以事晋省。居停屈公觴之于省署西园，囑予为陪。济南当陆海孔道，冠盖络绎，公私宴会无虚夕。予苦不善酬应，往往托故辞谢。是日闻渔川在座，顿触素怀，欣然赴召。私念渔川以盛年下位，骤膺殊眷，遭旷代非常之异数，意其人必精强机警，目听而眉语，才气发露，足以倾倒一世者。顾乃温厚敦笃，蔼

然善气，恂恂如老诸生。臭味相感，一见莫逆，恍惚若平生故旧。席间坐次适相接，喜极情急，不复能自禁，未及举酒，即迳叩以前事。众闻语咸共忻赞。渔川因为从头叙述，合座倾听，均敛容屏气，至寂然不闻匕箸声。正谈至甜蜜处，忽报某镇帅至，主客悉蜂起离席，一番扰攘，遂尔中断。以后肴酒杂沓，终席迄不得赓续。催租败兴，予大引为憾事。第念同官一省中，山河咫尺，覲面固非难事，计必有一日从容剪烛，可以圆此话柄。不意渔川回署后，战事踵起，遂不暇重至省会。而予亦不久谢事去鲁。风流云驶，忽忽八年，彼此不相闻。顾其人其言其事，辄低徊往复于予胸中，未尝一日释也。

顷岁政局改造，济宁潘公总揆事。予与渔川先后被辟入枢府，同僦西厅，又适在对案，相见喜极。亟拟请申前说，顾渔川新病愈，喘息尚不属，殊逡巡未敢相敦促。会同事吴君北江、郑君倏忱、饶君景伯、柯君燕龄，咸欲速闻其事，因争相与怂恿之。渔川重违众意，勉为之开章演说。同人环坐促膝，如听柳麻子说《水浒传》，心摹神会，目无旁骛。渔川旋亦自忘其疲，描述拳匪始末，殊清切动听；忽惊忽愕，忽笑忽怒，顷刻万态，听者亦不觉随而颠倒。久之而声益高、神益王，旁牵侧证，触绪环生，娓娓滔滔，如长江大河，一泻千里，不可复遏止。直至全部结束，始相与起立环顾，则花砖日影，早已移过七步，直上西樞矣。

此次所谈，与予前所闻者互有详略，但通体比较，总以详于前者为多。其关于拳匪一节，及后幅情事，均为前说所

未及。予既温旧闻，复偿新愿，胸藏宿块，顿尔消解，欣慰殆不可言喻。最可异者，区区一夕谈，发端于八年之前，而结委于八年以后。假当时稍延片刻，一气说尽，亦不过晓此一段历史，茶前酒后，偶资谈助，反不觉如何注意。乃无端画成两概，神山乍近，风引舟开，偏留此不尽尾声，悬悬心坎。直至今日，言者听者，乃复无端聚集，完此一桩公案。地隔数千里，时阅六七年，以万分渴望之私，当十九难偿之愿。本非绝对必需之事，已作终身未了之缘，成日蓄之意中，而一旦得之意外，便觉得一字一语，皆成瑰宝，奇书残本，忽然足配完编。一如荡海萍花，既离复合，西窗听雨，重话巴山，此岂非人生难得之快事耶？

回寓后，偶与侄婿倪孔昭、儿子同度述及一二，皆忻喜踴跃，如读章回小说，前说未竟，即亟盼下回分解。予念渔川所谈，虽属于一人之遭际，而其间事实，率关系于政闻国故与一时大局之得失，为当世所不具悉者。渔川不言，恐更无人言之，亦更无人知之。此一段逊荒实录，或遂沉埋湮没，永在阙文借乘之列，殊为可惜。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，取案头日报，用寸草涂抹其上。初意数纸可竟，乃引而愈长，既尽一纸，更取一纸，直至晓钟将动，尚未罄其十一，而乱稿敦积，直如太冲研都，纵横左右，狼藉满案。次晚更续，始别以新纸检飭书之，凡历更三彻夜而后竣事。折叠稿纸，已岿然如牛腰。因嘱倪婿依序整理，清缮一通。复持示渔川，承为詮次先后，订其漏误。更出旧藏日记两册见付，携归核对，以次填补地名时日，并就中择要节抄二十馀则。于是自

拳匪发难，泊出狩以至回銮，首尾粗具，居然足成一片段。与明皇幸蜀、建文逊国诸记传，约略相类，而兼收并蓄，不拘一格，内容之繁赡丛杂，差乃过之，因姑名之曰《西狩丛谈》。方计藏之篋笥，备异日史家之选。知好中具悉其事，谓君意既在掇拾旧闻，毋使湮没，则与其私为枕秘，孰与逖行刊布、寄传识于多数之耳目？质之渔川，颇承赞可。乃稍加删润，付之手民。此系率意急就之篇，文无剪裁，体无义例，庄谐并逞，雅俗杂陈，殊不能律以作家绳尺。惟事事翔实，在渔川为亲见，在予即为亲闻，耳入而笔出，初未尝稍有增减缘饰，取悦观者。虽不敢遽言传后，要当足以信今。以视坊肆通行之《清宫秘史》诸作，信口开河，羌无故实者，固为稍胜一筹也。

抑予于此，尚当有所剖说。盖渔川自弱冠以词翰受知于当代诸巨公，书名文藻，照耀海内，固非不能属笔者。渔川之事，渔川之言，渔川不自记而予记之，蚤则绩而蟹有筐，未免近于掠美。顾渔川当日所遇之奇之险之艰难困顿，千磨百折，殆非恒人所能忍受。甫离豺窟，又入龙潭，幸回九死之生，突受可惊之宠；负责于矛盾盾炊之下，长日在探珠履尾之中，虽幸保于始终，实备尝夫荼蘼。重以尊前车笠，半隔云泥；梦里槐檀，都成泡影。已在境迁之后，不无痛定之思，雅不愿以旧事重提，徒增枵触。况以局中之人，记亲历之事，在己有铺张之迹，于人有扬抑之嫌，下笔措词，颇多牵顾。至对于朝序笑谈，宫廷琐事，亦似不欲遽形笔墨，致伤忠厚。故所存当时日记，殊甚简略，其无心传世可知。平